

## 開放文學－歷代筆記－萬曆野獲編 第三十三卷 補遺三

○兵部 【武廟】唐高宗上元初，封太公為武成王，開元間始置亞聖十哲以從祀，尋加七十二弟子。宋太祖初即位，即詔修廟與國學相對，未幾幸廟，以白起殺降，命去之；至徽宗宣和間，又升張良配享殿，上以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績西向，穰苴、范蠡、韓信、李靖、郭子儀東向，為十哲，而兩廡則白起、吳起各為之首，凡七十二人；南渡後又升管仲、郭子儀於殿上，又增曹彬一人。至本朝洪武間，禮部請如前代故事設武學，仍建武成廟，上謂是歧文武為二矣，但以太公從祀帝王廟，而廢武成廟，並武學不設。至建文四年正月，始建京衛武學及教授等官。景泰三年，廢武學，天順二年復設，成化四年用國子監丞閻禹錫言，古者學必有廟，乞將武學餘楹改為廟，使知禮先勇後之義，上許之，而太公不得祀猶故也。嘉靖間，世宗修舉曠典，無不明備至詔修太醫院三皇廟，仍釐正祀典，正位以伏羲、神農、黃帝，配位以勾芒、祝融、風后、力牧四人，其從祀儼貸季天師、歧伯、伯高、鬼臾區、俞附、少俞、少師、桐君、太乙雷公、馬師皇十人，蓋擬十哲，復增伊尹、神應王扁鵲、倉公淳於意、張機、華佗、王叔和、皇甫謐、抱樸子葛洪、巢元方真人、孫思邈藥王、韋慈藏、啟玄子王冰、錢乙、朱肱、劉完素、張元素、李杲、朱彥修十八人，從祀兩廡，殿曰景惠，門曰咸濟，牲用太牢，器用籩豆、簠簋，以仲春仲冬上甲日，遣大臣行禮，著為令，蓋幾與文宣廟並峙。而武成之廟，直至嘉靖十五年四月兵部議以武學太窄，請拓其制，改建於大興隆寺故址，上命會禮、工二部共議，皆言宜仿唐制立武成王廟，其配食者益以尉繚子、黃石公、李廣、趙充國，宋將則增韓世忠、岳飛，本朝則徐達、常遇春、張玉、湯和配享，每年夏秋致祭，至仲冬請車駕幸學之講武殿大閱。上允之，即命擬議圖說以聞。於是文武兩廟並置，凡三大祀鼎立於京師矣。

今鄭州立藥王廟，專祀扁鵲，蓋扁故鄭人也。神廟建像，慈聖祈禱有效，遂鼎新之，香火繁盛，為畿南冠，然鵲居專位而三皇反祀於旁，倒置甚矣。

【武臣刺背】嘉靖末年，用故將楊照為遼東總兵官，照感上知遇，涅「盡忠報國」四字於背，其與巡撫侯汝諒、戶部管餉郎中何東序互訐回衛，久之復起，感憤不平，誓死與虜角，因之戰歿，無子有母，貧不免飢寒，巡撫王之誥以聞，上命月給米三石，復其家，此累朝曠典，然以勵各邊將士，不為過也。按，刺背一事，始於宋岳少保飛。元順帝末年，杭州巡檢胡仲彬舉兵，其徒皆文背曰「赤心報國」、「誓殺紅巾」。至我明正德間，錦衣衛匠于刁宣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上怒，命本衛杖而戍之嶺南。至嘉靖初，南禮部侍郎黃綰為白簡所攻，亦自疏言背有「盡忠報國」字可驗，上雖不罪，而天下至今嗤笑，蓋至照而五矣。割股剖肝，固盡孝美事，然效顰不已，亦成故套，胡仲彬、刁宣不足言，惜黃、楊之見不及此。

【請武舉殿試】成化十四年，宦官汪直擅權，方務邊功，右武人，乃上疏請武舉設科，亦用鄉試、會試、殿試，悉如進士恩例。上下其說於兵部，時余肅敏為大司馬，不敢決，請廷臣集議，於是會同英國公張輔、文武諸大臣及科道議之。眾知不可，然不敢逆直，遂條上大略：選武臣嫡子就儒學讀書習射，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射，二場試論，三場試策，以四月初一殿試，賜武舉及第出身，恩榮次第刻錄立碑，一如進士制。時萬文康當國，心知其非，恐沮之且得禍，須有術以緩之，乃密奏上內批出，武舉重事，未易即行，宜令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具奏起送，事方得止。文康生平以阿媚取寵，獨此事調停最妥。然至弘治中畢竟行之，但不殿試耳。以孝宗親禮儒臣，四方清晏，猶不免為纓弁破格，今南北多事，武夫俱有躍冶之心，或議及殿試，未可知也。嘉靖十九年，兵部請武舉鄉試，上以累科未見得人，命已之，給事中王夢弼請六年一舉，亦不許，未久復行之。

【刺軍】宋健兒刺面以防逃逸。韓琦欲刺陝西義勇手，司馬光爭之不從。南宋有八字軍，自刺其面云：「誓殺金賊，報效趙皇」，後從劉錡敗兀朮於順昌者是也，然未有刺臂者。本朝極重黔刺，太祖厲禁不許，嗣聖濫用，乃有極可笑者。如景泰中武清侯石亨為總兵，請征剿也先，軍人一勝二勝者得保家產，四勝五勝者左右臂各刺「赤心報國」四字。景帝曰：「領軍勝虜刺字，是刑罰加於無罪，不近情，不許。」武人不學妄議至此。

【戚帥懼內】汪太涵與戚元敬少保，生死交也，戚歿而汪志其墓，述其為妻所困，幾至絕祀，其說甚備，內所稱一品者是也。然汪之怕婦亦與戚相伯仲，即汪長君無疆，為其婦所闢，亦母夫人導之也。蝙蝠不自見，笑他樑上燕，自古然矣。

【武弁之橫】正統十三年，大寧都指揮僉事李嵩道遇祁州知州李玉，不避道，杖之，為巡按御史段信所劾，其時都司之橫如此。又二年為景泰元年，萬全參將楊峻以挾私杖死都指揮僉事陶忠，初擬斬，未幾景帝宥之，令隨父昌平侯楊洪立功而已，都司之賤又如此。夫以五品刺史，反見撻於健兒，其時縉紳道喪，可為短氣。又宣德間，寧州知州劉綱，河南鈞州人，以進士起家，出守凡歷九考廿七年，加至二品服俸，竟不遷，致仕歸。然則甲科郡守，將終身為偏裨筮耶？當時典制，亦難解矣。

【倭患】比歲倭犯朝鮮，中朝傾兵力救之，一時大帥非人，蹂躪其境，剽掠淫恣，更倍於倭。頃聞人談及嘉靖癸亥十一月，倭至興化府，偽為官軍赴救，城中開門納之，倭遂入據其城，逾歲方去，其慘毒不必言。其時立功大將如劉顯者，即今劉挺父也，其在東南號為良弁，然御軍全無紀律。興化城逃出婦人，顯軍即掠奪之，即前任參政王鳳臺者，其新繼妻年少姝麗，亦為顯所納，諸大吏俱不敢詰。顯後以積勞奏凱登壇，入蜀平九絲夷酋，與蜀撫曾尚書省吾同為江陵公器重，其子挺從滇黔起，屢奏功，其後朝鮮之役，亦以凱旋，為時向用。方倭事起時，吾鄉有朱先者，以販鹽拒捕傷官兵論斬，會募壯士為前鋒，先奪身應募，以貌偉充隊長，一日賊倭十三人。胡襄愍為督府，即以便宜拜守備，逾年參將，然性倔強不能事上官。俄進副總兵，被臺使白簡論斬，久之事得白，降參將，再進再謫，終為福建大帥，廉勇善戰，有惠愛，能撫士卒，得其死力，閩人愛之，以年至請老，優禮允歸。今臥林下，四壁蕭然，尚健無恙，余幼熟識之。其同時立功者，如沈希儀、俞大猷、戚繼光，皆以征倭取富貴，能結交文士，表章戰績，遂為世所侈談。朱先為將軍，有古人風，似不在諸弁下，竟沒無聞，惜哉！

【軍令】胡襄愍提兵在吾郡，時有健兒買酤肆醇酒肉鮮飲啖之不酬其值，且痛毆之。酤者不能平，訴之行臺，胡立命縛卒至，卒力辨云無之，胡不能決，時徐文長在坐，謂當剖腹以驗之。胡笑以為然，謂酤者曰：「腹中有鮮則已，不然，汝當抵償。」酤者聽命，立剖之，則鮮尚在，遂釋酤者而倍償之。軍中股票，不復敢肆。徐以書生而有膽決乃爾。

【武弁僭服】今武弁所衣繡胸，不循欽定品級，概服獅子，至錦衣至指揮僉事而上，則無不服麒麟者。人皆謂起於嘉靖間，後乃知事在景泰四年，錦衣指揮同知畢旺疏援永樂舊例，謂環衛近臣，不比他官，概許麒麟服，亦猶世宗西苑奉玄，諸學士得衣鶴袍，尚為有說。至於獅子補，又不特卑秩武人，今健兒荷刀戟者，無不以為常服。偶犯令輒和衣受縛，宛轉於鞭撻之下，少頃即供役如故，孰知一二品采章辱至此。

【武職比試】今武弁襲替至京比試，徒應故事，其目不識丁、射不穿札者俱金紫靑而歸，徒糜廩餼，緩急不得絲毫之用。偶檢得隆慶二年二月十四日兵部題浙江巡撫趙都御史陳將材一節而申明之，請飭各撫按、督學、憲臣將應襲舍人年十五以上，資質可進者，送學充附作養，凡遇襲替，年及二十應比試者，學臣考鉛鈴策一道，轉送撫按覆閱，鉛鈴貫通，弓馬嫻熟者為上等，鉛鈴疏而弓馬熟者為次等，鉛鈴弓馬俱不習為下等，送部比試。上等候缺管事，中等帶俸差操，下等與支半俸，候第二年再考赴部覆比。二次不中者，照邦政例仍支半俸，三次不中者，革發為軍，別選子弟襲職。奉旨依擬行。按，此法於武弁考核最嚴，亦最恕，久而不廢，此輩必思自奮，竟不知廢於何年，而穆宗史亦不載，何也？

【家丁】家丁蓋昉於唐季藩鎮，如田承嗣之魏府牙兵，呂用之之莫邪都、楊行密之黑雲都、楊師厚之銀槍效節都而始盛，至沙陀以健兒為義子而極矣。今西北將帥所蓄家丁，其廩餼衣械過額兵十倍，每當大敵，用以陷陣，其善戰者多以首功自奮，間至登

壇。亦有以降虜效順者，尤稱驍健，近遼左李寧遠專仗此樹勛。癸巳朝鮮之役，平壤大捷，李如松以平珍在邇，不欲他兵分其功，潛率家丁二千人夜至碧蹄館，遇伏，一舉殲焉，其家丁李友昇者，積勞已至副總兵，只身殿後戰沒，如松始得脫。昇初為健兒，昵一妓，因違令失期當斬，如松惜其勇，因用重賞買妓，並為制套具共費千金賜之，至是以死報云。

【土兵】土兵之設，始於成化初年，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建議以營伍兵少，而延安、慶陽邊民驍勇，習見胡虜，敢與戰鬥，宜選民兵之壯者編成什伍為土兵，量免戶租，凡得五千人訓練之。土兵強盛時，毛里孩入寇，為之退卻，祥去而此法遂廢。今內地所謂民壯者，始於正統己巳之變，亦非祖制。初招募時，器械鞍馬俱從官給，地方有司春秋訓練，遇警調用，弘治二年復命行之，此後照例編餉，徒供迎送之用。然正德季年，王文成尚用之以殲寧叛，沿至今日，竟列輿皂之中，捕拿民犯，虛費工食，毫無所用，各邊將領又專倚家丁為鋒銳，並土兵亦久不講矣。然延綏之兵至今為諸邊冠，他鎮則不然，以故嘉靖間，薊州練兵，終不能成列，王思質中丞以此坐重辟。隆、萬間戚少保繼光為帥，反用浙兵於薊，由是精兵稱朔方第一，亦時勢使然。若土兵之在東南，則倭警時趙文華誓師浙江，故令鄉官領兵團結出戰，又查籍間田百萬畝以贍新兵。時蒲坂楊襄毅新從薊遠召領中樞，覆疏謂鄉紳為帥，督責未便，且間田出於何所？事遂得已。趙之說蓋欲借以籠桑梓、張威福，尤舛謬之談也。

【解軍】解軍一役，以本圖里長充長解，先為娶妻備賞裝，事之如嚴父，防之如大敵，尚恐中途逃逸相累，其踐更得此遣者，舉家震怖哀號，至有因而抵罪破家者，近年則稍不然。曾記幼年侍先人邸中，有吳江一隻號丁大伯者，家溫而喜啖飲，久往來予家。一日忽至邸舍，問之，則解軍來，其人乃捕役，妄指平民為盜，發遣遼東三萬衛充軍，亦隨在門外。先人語之曰：「慎勿再來，倘此犯逸去，奈何？」丁不顧，令之人叩頭，自言姓王，受丁恩不逸也。去甫一月，則王姓者獨至邸求見，先人駭問之，云已訖事，丁大伯亦旦夕至矣。先人細詰其故，第笑而不言。又匝月而丁來，則批回在手。其人到伍，先從間道遁歸，不由山海關，故反早還，因與丁伴南旋。近聞中途亦有逃者，則長解自充軍犯，僱一二男女一為軍妻，一為解人，投批到衛收管，領批報命，時竟還桑梓。彼處戍長以入伍脫逃，罪當及己，不敢聲言，且利其遺下口糧，潛入囊橐，而荷戈之人，優游閭里，更無誰何之者。向來長解凡遇逃叛，必告所在官司追捕，即羈留之，然後發卒追討，百中不得一二，自蹈重典者比比，抑可拙也。

#### ○刑部

【山人蜚語】山人樂新爐者，江西臨川人，本監生也，來京師，以揀闖游公卿間，多造口實，人多畏惡之，然頗有才智，以故士大夫亦有與之昵者。時為今上之辛卯冬，刑科給事中王建中特疏糾之，內云新爐捏造飛語，以鄒元標、雒於仁、李沂、梁子琦、吳中行、沈思孝、饒伸、盧洪春、李植、江東之為十君子，以趙卿、洪聲遠、張程、蔡系周、胡汝寧、陳與郊、張鼎鼎、李春開為八狗，以楊四知、楊文煥、楊文舉為三羊，又為謠曰：「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與三羊。」又與聽補僉事李瑄改作參閣下本稿，並與原任給事中羅大弦為同鄉交好，講究禪學，及他諸不法事。上命逮新爐於詔獄，鞫之，具伏諸罪狀，上命荷立枷戍之，尋死。張鼎思故為吏科都給事中，謫為幕僚，上疏自白其冤云：「身本蘇州人，首揆申為會試大座師，次揆王為庶常時教習師，俱同里人，因在言路伉直，不附二相被貶，今新爐所指自有人，獨臣為人所易致，招詞中遂，改入臣姓名，不得不辨。」其易與否不可知，而吳叟儂薄，遂嘲為「張換狗」云。王次年外補僉事，又一年癸巳大計，以不及謫，蓋坐此疏云。

新爐事先為東廠所發，已得旨訊鞫，王給事參疏繼之，非王始禍也。新爐先年曾入大璫張宏幕下，稱契厚，馮保之得罪，宏授意新爐以轉授言官論之，原任順天通判周宏禴建言疏中曾發其事，蓋新爐之傾險有素矣。

【戊戌謗書】呂新吾司寇初刻《閩範》一書，行京師未久，而皇貴妃重刻之，且為之序，光豔照一時。朝士爭購置案頭，亦漸有滄訛而無敢昌言者。吏科給事中戴士衡首發大難，參呂包藏禍心，有敬宗林甫之謀；而前任御史、今全椒知縣樊玉衡者繼之，舉朝駭愕。蓋以首篇明德馬後進封一事，不免稍礙眼耳。其時有為圖說跋者，又專攻呂司寇，其語深文，且雜引在事知名大臣數人以實之。於是諸與張新建相左者，遂指及之。前二年，呂與秀水沈繼山爭為少宰，俱不得，而沈獨見逐。沈與新建素厚，呂遂疑新建為沈報復矣。呂先有疏，其朱語為直陳天下安危，而疏尾云敬上憂危之疏，因此跋語之前又標名云憂危竑議以譏切之，其云燕山朱東吉者，詭名也，竟不知何人所造。又書本名《閩範》，易名《閩鑒》，亦不知出自何人。今《閩範》改本人間尚行，而貴妃所刻原本及《鄭晚辨冤錄》世已不多見矣。恐國史他日未必全載本末，今錄其全文於後。至若呂刻書之有成心與否，張相於士衡疏果預聞與否，則冥冥中有鬼神督之。兩家聚訟正如婦女勃谿，俱不足憑也。

#### ○附 重刊閩範序

【大明皇妃鄭熹刊閩範序】嘗聞閩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皇咸慎重之。予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執巾櫛，倚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漸叨皇號，愧無圖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賴乾剛獨斷，出閣講學，天人共悅，疑義盡解，益自勤勵，侍御少暇，則敬捧我慈聖皇太后《女鑒》莊誦效法，夙夜兢兢，且時聆我皇上諄諄誨以《帝鑒圖說》與凡訓誡諸書，庶幾勉修厥德以肅宮闈。尤思正己宜正人，齊家當治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下，求其明白易簡足為民法者。近得呂氏坤《閩範》一書，是書也，首列四書五經，旁及諸子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月，真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者是已。然且一人繪一圖，一圖敘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明詞約，真閩壺之箴鑒也。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誡》、章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宮資，命官重梓，頒布中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觀《河南飢民圖》，則捐金賑濟，今觀《閩範圖》，則用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不為徒矣。因敘厥指以冠篇端。萬曆二十三年乙未七月望日序。 此貴妃舊序，妃兄鄭國泰之伯鄭承恩重刻，今行於世。但圖說第一段明德馬后居首者，今已刪去不存，不知何故。戴給事既疏參呂司寇矣，承恩辨疏即以跋語為出於給事之筆，此仇口往復之常，亦無足訝。惟是樊知縣疏承恩以為遠臣不宜構此大逆，必士衡之黨，大奸大權主使之，則明指張新建矣。蓋士衡曾為新建知縣，故直坐張主使，而御史趙之翰一疏又附會戚晚，謂新建實造此謀，而同謀者則劉楚先、劉應秋、徐作、萬建崑等諸人。上怒益不可解，不兩月，張相遂借東事見逐，初旨位冠帶閑住，第二旨謂張位倡言為首，著革冠帶為民，蓋直用周之翰及承恩疏中語矣。

鄭承恩上疏後，又刻《辨冤續言》，盡載貴妃序並跋矣。承恩辨疏云圖說乃皇貴妃頒自內府，重加再敘，即貴妃敘中亦不過云近得呂氏《閩範》一書而已。而明旨忽下，云《閩範》是朕付與貴妃所看，於是臣下緘口，不敢復為戴樊陳冤。至癸卯妖書起，上密旨忽問陳矩：「張位怎麼打發了？」蓋舊疑未釋也。矩回奏云：「以東事打發。」上意始解。

#### ○附

【閩鑒圖說跋】東吉得《閩鑒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為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跡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繡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鯁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功，詩書發冢，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晚，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胎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為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宮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母乃巧為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為大臣，朝忍自處以薄？」或曰：「敘中又引先朝《女訓》、《女誡》，彼乃母后臨子，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無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弘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后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其繇貴人進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此時，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鏡，四匹彩幣，十目所視，胡為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卻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

憂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而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逾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語有所忌，倘明奉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咸睹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為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歎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古今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陋所能為，況事尚未定，策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為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真、鄭公承恩、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夫唐闡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為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

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跋。

【癸卯妖書】東宮未建，自乙酉姜給事應麟、孫比部如法、沈吏部璟三君抗疏後，無歲不以建儲為請。至壬辰春，申吳縣以密揭被疑，癸巳春王太倉以並封被議，上對言者滋甚，冊立再三緩期。至辛丑年，而明旨忽從中下，立東宮，封福王，不由群臣建白，天下共曉然知聖意久定，特不欲臣下居以為功耳。至癸卯歲，則震方久安者已閱三年，乃妖書陡起，復借改易東朝為名，而指朱次揆姓名以實之，其立意甚毒，造語甚巧，而其詞旨甚不經。時上怒莫測，舉朝鼎沸，僅捕嗷生光服上刑，聊以塞責完局耳，至於造撰之人，終莫能明也。余向已述其概，今錄全文於後。

○附

【續憂危竑議】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陳矩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聖覽。《國本攸關》本書用紅連紙刷印，皮面上簽是此四字，無邊欄，《續憂危竑議》本書第一張第一行是此五字。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宮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抱，鄭貴妃之專權，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用朱者，蓋朱，名貴，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相公一人，安能盡得眾心而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集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眾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眾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文、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貴妃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其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文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鄭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為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常用於人，故有福己自成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祖宗來無有不升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升，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核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萬曆三十一年吏部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此妖書立意踵前《圖說跋》而作，故名《續憂危竑議》，但其所傾陷者別是一番人耳。所云鄭福成者，則指鄭貴妃與福王所謀必成，前之詭名朱東吉，亦是此意。其時文武要津，各緣天怒以報夙仇，如總帥王之楨亦何足言，若郭江夏、沈歸德諸公，俱幾不保首領，實此書為之祟，真所謂交亂四國豺虎不受者。曾聞一鉅公云：此錦衣鄭樸者實為之，其意借以傾其同類，不虞貽禍至此。鄭為故大司馬洛之第三子，素狡獪無賴，先於壬寅年與棍徒吳中誣大將劉綎金，事發革職。居京益多穢狀，即儕輩亦畏惡之，其後患惡疾不起，五官俱潰喪始絕，識者快之，以為報應，理或然與？都下之人又有云出自中書趙士楨手，趙為浙之樂清人，生平甚口好評，以故人亦相疑，但趙以布衣能書，選入文華殿，與所指諸公毫無怨隙，何以作此伎倆，是殆不然。

【奴婢弒逆】往年松江董幼海少宰以御下過苛，為群僕所讎割；近年嘉興府之平湖陸生號二頑者，亦世家之裔，酷遇諸奴，奴輩共手刃之，俱自首正法。蓋怨毒之極，甘心抵償也。

又萬曆十七年六月，南監生潘文錫者，湖州人，名家子也，年甚少，性淫而佻，棄其諸舊僕，獨與愛婢春桃、嬖奴朱廷及廷妻金氏入金陵，婢與奴私通甚昵，懼主知而加罪，與金氏共三人殺潘，割其陽道，去其雙趺之半，挈資逸去。不數日臭達四鄰，啟戶見屍，認為女子，咸謂潘殺婢逃去。官司遠捕，逾半歲始得三弒逆伏法，其家人輩拾潘生殘骸以歸。蓋淫虐之得禍如此，而潘事則更奇矣，且俱在三吳一方，可戒，可戒。

【辱及父兄】語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往年甲申，刑部尚書潘季馴請寬故相江陵子孫，而御史李植劾其往年自敘河工，以發蹤人功推江陵，而以狗功自居，又云：父訪察充軍，兄人命擬死，父子兄弟濟惡不才，則太甚矣。潘兄故以甲科官詞林，亦名士也。自是而後彈章所指，誣及家門，蔓延閭閻，其穢令人掩耳矣。

【賭博厲禁】今天下賭博盛行，其始失貨財，甚則鬻田宅，又甚則為穿窬浸成大伙劫賊，蓋因本朝法輕，愚民易犯。宋時淳化二年閏三月，太宗下令開封府凡坊市有賭博者，俱行處斬，鄰比匿不聞者問罪。此法至善。蓋人情畏死，自然衰止。又有嗜賭者將妻妾賣奸以償負進，亦有並妻注而輸去者。按洪武二十二年聖旨：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者卸腳，犯者必如法施行。今賭博者亦當加以肉刑如太祖初制，解其腕可也。

正統間，大興知縣馬通建自治賭博之法，法司覆議已定，犯者運糧口外矣。今此法何以格不行？僅從初制擬杖，即加重者不過枷示，何耶？

【天順議罰之異】英宗復辟後，刑賞最為失平，而殺人抵償，更有極倒置可駭者，今聊記一二。如天順二年九月，有湖廣常德衛指揮使夏瑄殺己以居者妻子三人，俱焚之。按察司馮誠奏鞫凌遲處死，刑部郎中許振以審刑至，辨所殺為僱工人，減論絞，後瑄數陳冤，法司俱置不理，瑄子虎上疏願代父刑，且謂父殺家奴，非僱工人，都察院謂其情可憫，瑄遂得復職，誠以失人入人死，下錦衣獄。至三年四月，沂川衛指揮僉事王有忠發其所部為盜者，逐曠所部殺之，事覺，所部七人皆瘐死，忠坐謀殺人造意斬。巡按山東御史郝淵之謂殺一人而死七人，況忠非親殺者，情可憫，上命有忠發充甘肅衛軍。夫殺人至三人七人，此宇宙大變，一得復官，一僅遣戍，此何律也。至三年六月，御史何楚英巡視光祿，笞作奸廚役朱辛，逾月而死，命錦衣訊之，下刑部獄，擬贖杖還職，上命枷於都察院前三月，滿日以聞，至九月始釋枷，降為廣西平南典史。以御史杖一廚役，且死在保辜限外，何至荷三木，且至三月，較之兩指揮殺多命者，何啻天壤。蓋是時曹、石擅權，專右武人，以至臺臣僂辱至此。

○臺省

【御史墨敗】世宗末年，寵賂滋彰，上下相蒙，無聞以臧吏上聞者。至嘉靖四十四年，巡按御史浙江黃廷聘回籍，過衡山縣，

不禮知縣陳安志，陳怒發其篋，得金銀諸物甚夥，廷惶懼遜謝，始還之。其事傳聞入都，掌院左都御史張永明發其狀，上命廷聘冠帶閑住，臺長可謂能舉其職矣。四十五年，給事中何起鳴追論巡撫鄖陽都御史陳志先，任御史按江西，歸家過崇安縣，亡其四囊，建寧府推官吳維京為捕獲得之，其中皆金寶，且有簿一扇，載賂遺不下數萬，上亦命革職閑住。蓋以省垣糾西臺也。至穆宗初年，屯鹽都御史龐尚鵬疏劾淮揚鹽運御史孫以仁侵匿鹽銀千餘兩，宜令先革職聽勘。上允之。是又同事憲臣相糾，與前兩事稍異矣。今上丙戌年，南京掌院右都御史辛自修疏劾巡視下江御史沈汝梁賄賂數萬，奉旨追賊遣戍，此以堂官參治臺臣，正與張永明同。至辛卯年，原任江西廬陵知縣、新任試御史錢一本，追論巡按江西丁憂御史祝大舟臨行票取多贓，上命刑部主事馬猶龍往勘得實，乃命緹騎逮大舟至京，下詔獄，遣戍追賊。蓋以舊屬吏新臺臣，發同官穢狀也。至壬辰年，御史李天麟又劾大理丞原任御史蘇鄴按滇貪肆，贓盈鉅萬，次年大計以貪例斥為編氓。是兩事皆同寅自相訐，較前事更大不同，而主上處分，亦較世宗朝加重。蓋巡方不檢，固自取之，而蘭臺體面掃地盡矣。

永樂八年，北京御史鄒師顏劾監察御史白春巡視驛站貪受賄賂，皇太孫命都察院鞠之。時上北征未還，太孫留守北京行在也。宣德中御史嚴皚受賂事露，為御史劉洪道劾罷；又宣德末年，英宗登極，御史劉楨劾御史鄭禧侵欺物料，受匠吏銀兩；御史廖文昌巡按廣西擾害軍民，命逮下獄；又御史孫純、鄭夏劾御史胡正巡視倉糧，為表兄千戶納糧囑托徇私，亦下法司逮治。蓋國初臺臣已相訐如此，近日有臺不攻臺之說，雖非國體，亦近於厚。

【科道互糾】嘉靖六年丁亥大計，張璠以兵部左侍郎為北科道所糾，桂萼以禮部右侍郎為南科道所糾，雖俱奉旨留用，而心恨甚。萼乃疏調楊廷和私黨猶在言路，引憲宗初年例，於拾遺後互相糾察，吏部謂此弘治十七年事，而憲宗無之。萼又以成化三年八月憲綱載其事，上以萼言為然，命吏部勒科道互相糾拾。時考察內六科已去四人，十三道已去十人矣。科臣王俊民、道臣劉隅等執奏，願聽吏部再考，於是吏部同都察院考，上不謹御史儲良材，浮躁給事黎良、御史王道、曹宏，上命黎良留用，王道、曹宏終養家居，不必考，惟儲良材一人罷職閑住。而中旨批出兵科都給事鄭自璧一門三襲，戶科給事孟奇被劾問不引避，各降二級調外。此二人罪狀昭然，部院掩覆，而以無關係者為解，殊負委任，今再稽輿論嚴察，乃又上四人被謫而止。未幾，良材上章自辨，謂臣為楊廷和所恨，今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右副都御史劉文莊素黨廷和，將引用攻議禮之臣，仍主大宗之論，時孟春署部，文莊署院也。上責部院不持公論，為人報復私怨，且良材素行非不謹者，今以不及調外任，侍郎桂萼等又疏救良材，任怨遭誣，去非其罪。上從之，命良材復職。按，部院初考止四人，其三已不動，惟良材已罷而降，已降而留，是終無一人去位也，惟內批謫二科臣，乃張桂初不嫌者，附出以報私怨耳。然則奚以考為？况桂萼所引成化三年例亦不然，是時惟延綏巡撫缺不當，上因命互糾，一時外補者七人，初非考察拾遺例也。至於吏部所引弘治十七年例，則更無之。是年惟給事中吳舜等論馬文升等不當，為御史所劾，因罷葬職。然則不惟桂萼恣意妄引，而何孟春等亦懵然典故，欲以拒萼輩方張之箴，難矣。內計大典，似此顛倒披猖，書之史冊，令人戟手追詈權奸。且萼始終引楊廷和及大禮為言，聳動上聽，以要必允，心雖狠而識則陋矣。

【苛求姓名】古來以姓名謗人者，如裴度之緋衣坦腹，宋郊之國姓祀天，讒口造言，為千古痛恨。近日儂薄成俗，亦有申合名字供嘲謔者，然未敢達之天聽。不意年來慣以此陷人，登之章疏，如科臣齊世臣初保張居正，再保大峪山，則目之為齊人齊保山。吏科都給事連有陳姓者，則曰陳陳相因。近日左通政徐申者，吳人也。初名申錫，後去下字，舉進士，言官追論之，以為逢迎同里申、王二相，其彈章云去太倉之嫌名，附吳縣之同姓，亦巧而刻矣。最後則癸卯冬之妖書云上起朱山陰於田間，專以易儲，示意朱乃國姓，而賡者更也。穿鑿矯誣，惑亂遠近，其罪殊死固宜，但未必果出於倣生光耳。

【御史阿內侍】正統二年五月，御史鄭顥奏張家灣宣課司及崇文門分司，商貨販到，積至數多，方命抽盤，不無停滯，張家灣宜專委內官抽分，崇文門宜令本門收鈔內官兼管。上曰：「但戒所司勿滯，不必專委內官。」事竟不行。當時臺長顧佐號為清正，甫去位，而御史輒有此等建白。時王振初竊柄，顥奏非結交近侍而何？今崇文門稅課屬之戶部郎，尚或厲民，若行顯言，貽害無窮矣。是時三楊在內閣，故尚能杜禍萌，但不知此御史尚堪處班行否？成化六年，巡按雲南御史郭瑞奏鎮守太監錢能剛果有為，政務歸一，今能有疾，恐召還京師，乞聖恩憫念，永令鎮守。上報聞而已。能之稔惡，天下所恨，瑞以憲臣奏保，寸斬不足蔽辜也。未幾御史戴縉之諛汪直，此已見其端矣。

【臺疏譏諱】海忠介為房寰所論列，憤極上疏辯析，其詞甚激，房乃再疏攻之，以鄙臣挾忿妄辯、大肆鳴張為名。其他所云破靴易帶諸事，及譏諷孔孟不廉諸說，俱不必錄，惟其矢口笑謔者，最堪捧腹，今節錄於後：

瑞謂臣論其一言一動，無不為士論所嗤笑者之誣，請舉一二實之，可乎？瑞為牘，令兵馬司申之於給事鍾宇淳，宇淳批其牘尾曰：「海外奇談。」又送監生到國子監，令祭酒黃鳳翔責治，鳳翔批其來文曰：「本堂先生。」且將《中庸》「君子素位而行」一章與他講解。凡此皆為嗤笑，瑞豈以是為二臣褒美之詞耶？至於諸臣往來，賓主之間借瑞而供談笑者，何可勝數。臣一日借司業習孔教，會見其屬官屠謙、陳文衡等，座中有問及瑞之舉動者，曰：「貴堂翁放告受狀，不見發行如何？」謙曰：「他要行，我四司執定不肯，說問理詞狀，原不是本部衙門職掌，所以沒奈何，只得住了。」臣又問曰：「然則近日何為？」文衡曰：「在家講程策？」臣曰：「讀策經生事，大臣何日為之？」文衡曰：「要條陳不過就事論事可矣，何必程策！」頃瑞所陳一日治安天下之疏，固即來自終日杜門熟讀程策而有得者也。然疏之將成，竭心思於匝歲之久，而效之速，能計治安於一日之間，臣終未敢信之，謙又曰：「近日又要我改一道招擬，甚是苦事。」臣語謙曰：「老法家何難於此？」謙曰：「題目古怪難做，他招題說南直隸之有徽州，猶十省之有福建，考日諸吏俱不喻其意，吾堂翁曉譬之曰：『徽、閩人多欲，你每只將殷正茂與沈汝梁兩個來取供問罪就是了。』」題內又有「漢汲黯秉公出首被徽州知府重責二十、汲黯氣憤不過抱石投江而死。」如此題目，教人怎做？習孔教歎曰：「此老不出，反獲盛名；今此一出，露出許多本相，此見造化之妙，不容人竊取虛名也。」此皆臣去年八月回京之時所習聞於諸臣者皆如此。近過蘇、松，會撫臣王元敬、按臣鄧鍊，又相與言及瑞之為人，二臣皆自廣東而來，臣問其居家何狀，應曰：「此老大概好異，作事多不近人情，居家九娶而易其妻，無故而縊其女，是皆異常之事。」臣問其妻女有可出可殺之罪否，曰：「如有可出可殺之罪而出之殺之，則賢者之能事，非所謂不近人情矣。」臣長歎曰：「吳起殺妻，易牙烹子，斯其人歟？奈何世之賢瑞者嘖嘖耶？今瑞已耄而妻方艾，人欲固無所不極，女既殺而子亦無，天道或不可盡爽也。」

時萬曆十四年之七月，疏至，舉朝駭惑，俱相顧未及有言，惟諸、顧、彭三進士合疏攻房保海，卒不勝而見逐，未幾，房亦外轉副使以去。大抵忠介之清，冠絕一時，無端性褊而執，既以清驕人，又以清律人，至形之謾罵，人多不堪，然服其名不敢抗，惟房首攫其鋒，遂有潑皮無賴之稱。房言雖不盡誣，但謂海迂憨則可，乃曰大奸、曰極詐、曰穿窬，則失之矣，宜三君之不平也。不數日南岡卿沈繼山參房之疏亦至。

#### ○言事

【疏論奪情】景泰四年，吏科給事中李秉彝上疏，止左通政王復奪情，內云：曩者吏科都給事林聰奏凡京官非與機要者，有父母喪，悉聽終制，不必奪情，或有以奪情為善事，視父母如路人，子道既虧，臣節安在？其時已蒙俞允，今又令復奪情，復發身科第，名教中人，又非職典機務者，乞上收回諭命。上不允。秉彝所引，蓋林聰先一年疏也，其持論可謂正矣。至天順三年，則林聰已為右副都御史，以憂歸里，奉旨行取來京，林亦有疏請終喪，然一辭不允即赴任矣。當時尚有以前疏質之者，林何詞致辨？豈以中丞典機要可視父母為路人耶？林莊敏一代名臣，非後生所敢擅議，此事亦完璧之瑕云。

#### ○京職

【劉文泰】劉文泰先任右通政管太醫院使，以投劑乖方，致損憲宗，為給事中韓重等、御史陳谷等交章公疏參劾，孝宗命降為院判。至弘治十六年，上因《本草》訛誤，命官改修，以劉文泰等充其役，而文泰等於《本草》實懵然，乃請用翰林官任校正。閣臣劉健爭之云：「豈有詞臣為醫士校書之理？」上乃命翰林專修其書，而太醫官不預。蓋文泰曾得故大學士邱濬所著醫書，俱在十

三科之外者，欲另奏以為己功，因有此議也。劉健又力爭臣等職在論思，理難侵越，太醫院官數多，宜令纂修。上又改命該院自修，取回詞臣，以太監張瑜主其事，文泰因此益與瑜相表裡，於是援引專侍禁中，遇上及中宮有疾，無論內外科俱命文泰直入矣。乙丑之夏，上本以患熱得疾，文泰誤投大熱之劑，煩躁不堪，以至上賓，蓋孝康后素亦信任文泰及瑜，以故不行遏止。比武宗登極，法司會奏張瑜向與文泰為奸，又薦文泰纂修《本草》，先帝不豫，文泰藥不對症，宜比諸司官與內臣交結作弊扶同，奏啟各斬。上允之。於是南北科道劉健、TESL等，咸謂請誅文泰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上僅報聞而已。久之二人苦辨不已，俱免死遺戍。史云是時大臣唾罵文泰者，故不用合和御藥大不敬正條，而比他律，因得為後日解脫之地。所指大臣，蓋指謝、李二相也。文泰一庸醫，致促兩朝聖壽，寸磔不足償，竟免於死，若其誣陷王三原，又不足言矣。

【馬從謙】光祿少卿馬從謙，嘉靖間劾提督光祿太監杜泰干沒內帑數萬，泰亦誣從謙誹謗不忠，上信而怒之，詔杖八十，即斃杖下，蓋馬先有疏彈相嵩，留中不發，至是嵩因而下石，其死可謂至冤。及穆宗登極，凡先朝忠諫得罪者，悉荷褒恤，言官建白屢為馬請恩典，而中官輩追恨之，嘩言從謙實誣先帝，死有餘僇，上竟抑不許。直至今上之辛卯，從謙之子馬有驊吁請甚哀，上始命「與他祭葬」，而他恤尚未之及。

【光祿官竊物】光祿寺大官署丞張冕奏本寺卿李亨借供祀盜取豬鵝肉及麵食為私用。上命亨對狀，亨具狀，上曰：「爾為堂官，貪饕如此，論法難容，姑宥之。」此正統六年時也。

至萬曆十八年，光祿署丞茅一柱盜署中火腿，為堂官所奏，上命送刑部，追原物，問徒為民。兩事略同，而處分略異。按，亨以廚役得官，盜竊固其長技，然有罪之後，至正統十年十三年，兩以戶侍郎充廷試讀卷官，又蔭子鑽為中書舍人，十四年亨以久疾乞免朝參，但出視事，上又許之，亨之厚顏不足責，而恩寵之濫亦甚矣。

#### ○曆法

【算學】算學亦書數中要事，而於勾稽錢穀尤為吃緊。本朝定制：以浙江及蘇松二府為財賦之地，江西士風譎詭，遂禁此三處士人不得官計曹。然戶部胥吏盡浙東巨奸窟穴其間，那移上下，盡出其手，且精於握算，視官長猶木偶，釋褐版曹者，又視簿書為脂地，漫不留意，其在外司民社者，亦持籌不知縱橫，任其下為谿壑，皆坐算學不講之故。惟宋崇寧三年，特立算學，其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為算問，仍兼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算法，並唐曆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小經，願占大經者聽。大觀中命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為先師，充、鄒、荆三國公配享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儀、鬼臾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慎、卜楚邱、史趙、史墨、裨灶、榮方、甘德、石申、鮮於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羿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恭、張會元、王樸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岡、郎囊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陽、甄鸞、盧天翼九人封男，其後又改黃帝為先師，且試學與太學三舍同。以上舍三、等推恩，其重如此。又洛下閎與鮮於妄人俱同定太初歷者，而所習亦似以天文書為本科，則兼通曆學，有裨世用更大，今日欽天監世學諸生，有能通《九章》、《周髀》者乎？宋人識見，固非今世所及。

按，《廣典故》云以貲為郎，非貲財也，貲即訾字，訾，算也，積而算之，士人挾此技效於官，及格者酬以職，謂之貲郎，漢世自有此一途，如張釋之、司馬相如之屬皆是也，後世誤以為納錢買爵，如今開事例耳。然則算學之重，正不始於宋季矣。○  
倖幸

【太極】太極本無極，自宋周子加以一圈，其後迂儒鑄太極圖，其式如圈，人遂云今乃知太極之為物，匾而中空。而本朝大儒吳康齋每對人輒以兩手作圈勢，自云無時不見太極，浮薄者遂以蘆葦投其中。又有一顯官以隸人裸露，發出治罪，云衝破太極。又有作太極訴冤文者，而聖賢道理，受人褻慢至矣。至世宗朝，罷任府丞朱隆禧，作太極衣以獻，蓋房中術也。上大喜，進卿進侍郎。又今滇中文武，上下以緬鈴相饋遺，登之簡牘，曰太極丸，侮聖至此，可痛可恨。

【兩六卿之進】河南鄆陵人劉睿者，為吏科都給事中，路遇王振，跪於道旁，振大喜，升為戶部左侍郎，後升戶部尚書，致仕歸，至成化七年始卒。河南湯陰人李燧者，曆官工部尚書，致仕歸。其後張永西征還京，過湯陰，燧敝衣破冠而束上所賜玉帶跪迎於路。永驚曰：「何至於是？」燧因以情乞憐。永至京師，吏部薦之，召復故官，再長冬曹，又十二年致仕歸，嘉靖七年始卒。二人俱起中州，以甲榜位六卿，乃其媒進之術如此，然皆功名始終，老死林下，不罹訶譴，燧得諡恭敏，崇贈太保，後僅奪易名而已。

【正德二歌者】武宗南幸至楊文襄一清家，有歌童侍焉，上悅其白皙，問何名，曰楊芝，賜名曰羊脂玉，命從駕北上。芝妻父宋閔以人命問抵償，系常州府獄，芝尚未娶，而駕行已迫，巡按御史李東急命常州知府李嵩喚閔出獄，免罪歸家，取女送府，官為具衣飾，送之從上至京師，厚賞而還。先是，上出宣府，有歌者亦為上所喜，問其名。左右以頭上白為對，蓋本代府院中樂部，鎮守太監借來供應者，故有此譚名。上笑曰：「頭既白，不知腰間亦白否？」逮上起，諸大璫遂闖之，蓋慮聖意或欲呼入內廷，故有此問，後此優竟不召。同為歌童而幸不幸至此。

按，唐人謂不由詔命而自宮為私白，本朝無此名，今聖語云云，必從史冊得之者。

宣德間，漢府軍于王敏善蹴鞠，宣宗喜之，闈為內侍，後進太監，鎮守陝西，此則與唐太宗闈伶人羅黑黑，命教宮人琵琶事相類。

【名臣一事之失】嘉靖大禮之議，自張、桂倡之，至稱宗至入廟配上帝，以至奉遷顯陵，下至廚役王福、隨全等賤隸，亦尤而效之。然士君子無一人以為可者，惟汪鋐獨主遷移一說，則章聖太后尚無恙也。鋐元惡大愆亦何足責，奈何阿諂成風，即一時號為正人亦獻諛希寵，有中人所不為者。如魏恭簡莊渠，因桂萼引用，得以祭酒侍講筵，則托桂密進種子秘方；高文瑞南字為禮卿時，則撰玄文叩壇求媚，俱著在耳目，比之蔡君謨之龍圖、寇平仲之天書，更堪嘔噁。士風披靡，即賢者不免，謂非張、桂作俑不可。

【論芝】嘉靖丙辰八月，上問禮臣古用芝草入藥，當求之何所，今可得否？尚書吳山對云：《本草》論芝，有黑、赤、青、白、黃、紫，其色不同，其味亦異，然皆云久服輕身。王充《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瑞命記》云王者德仁則芝草生，《文選》云煌煌靈芝，一年三秀。《漢舊儀》云：芝有九莖，金色綠葉朱實，夜有光。《黃帝內傳》云王母遣仙人歌萬年長生之曲，授帝以石函玉笈之書，會閭風瑤池之上，授神芝圖十卷，其條對甚析。上詔有司，採芝於玄岳、龍虎、鶴鳴、三茅、齊雲諸山及五嶽，又訪之民間，於是宛平縣民張巨佑首得芝五本以獻。上悅，賚以金帛。於是臣民獻芝者接踵，採芝使亦四出。次年九月，禮部類進五嶽及名山所採獲鮮芝已千餘本，直至末年王金獻芝大得聖眷，召為御醫，煉芝為藥，雜進他經之劑，致損聖躬上仙，後坐子殺父律論劓，最後貸出。當煉芝時，用顧可學、陶仲文等言，須真龍涎香配和，並得礦穴先天真銀為器，進之可得長生。於是主事王健等以採龍涎出，左通政王槐等以開礦出，保定撫臣吳岳等獻金銀砂，所至採辦遍天下矣。

吳山為禮部尚書，時值辛酉年正旦，以日食不及分數，當免救，上欲臣下稱賀，山不從，遂罷歸，蓋借以飾昔日之逢迎也。此吳山為江西高安人，今上初諡文端，非河南撫臣進白兔者，然其人亦至刑部尚書，直隸吳江人。

#### ○督撫

【周文襄】周文襄忱之撫江南最久，功最大，三吳人至今德之，然亦正譎兼用。時王振新建私第，文襄密令人規度其廳事、內室廣狹長短，命松江府織絨地衣以饋，振鋪之不爽分寸，因大喜，凡有奏請，其批答無不如意，以此得便宜展布。及振死虜中，景帝命籍之，得一金觀音，背鏤云：「孝孫周忱進」，為司籍沒御史錢昕所目睹。蓋委曲以從事，亦豪傑作用，如李德裕之於中尉楊欽義、馬存亮也。

秦檜造格天閣成，蜀帥鄭剛中賂其匠，偵量廣袤，造毳為獻，盡如其式，檜慍，謂探其陰事，因事竄之，幸王振無此見解耳。前乎此則唐李璋為宣州觀察使時，宰相楊收造白檀亭子，會親友落成之先。先是，璋潛度其廣袤，織成地毯，至日以獻，後收敗，璋亦得罪，蓋藩臣以地衣賂權要，亦有所本。

【白兔】唐有白兔御史之謔，蓋以不得爪踐民園也。若真有其事，無如嘉靖十一年四川巡按御史宋滄獲白兔於梁山縣以獻，禮部請賀，上辭以菲薄不敢當，再請，乃許，以獻於太廟世廟，呈於兩宮太后前，百官表賀。於是吏部尚書汪鉉、侍講學士葵昂獻詩，禮部尚書夏言、少詹事張瀚、翰林學士席春、祭酒李文俊、編修張家獻頌，禮部侍郎湛若水獻演雅，侍講學士廖道南、侍讀學士吳惠、王教、修撰姚濼獻賦，修撰倫以訓獻歌，上皆優詔褒答，惟侍講學士郭維藩以獻賦忤旨詰責，革職閒住。蓋撫鎮重臣貢瑞取媚，自嘉靖八年汪鉉獻甘露後所僅見，且下及禽獸，從此進瑞物者接踵。若宋滄者，亦可呼為白兔都御史矣。嗣後則十二年河南撫臣吳山得白鹿於靈寶縣，上命獻廟、呈兩宮，受賀如前。汪鉉等又獻頌賦，而掌詹侍郎顧鼎臣則獻樂章，輔臣李時、方獻夫、翟鑾谷以白鹿呈瑞詩為獻，上皆優答。是年又有應天撫臣陳軾獻白兔，上曰：「白鵠、鹿、兔重出，不必舉獻。」汪鉉又作詩三章美上謙沖之德，上益大悻，然四方撫臣以禽獸瑞物進者史不絕書，終上之世。蓋肇於宋滄云。

先宋滄而獻白鵠者，有嘉靖十年之鄭王厚烷，後吳山而獻白兔者有十六年之徽王厚爝，十七年之伊王典枬，俱係宗室，不足道也。然他日厚烷發高牆革爵，典枬革爵削國，厚爝之子載瑜至削爵自殺。最後則四十一年淮王厚燾進白雁，不數月，王亦薨，吁，亦異矣。

【羅汝敬】羅汝敬初為吉士，被文皇帝召，背誦古文不能稱旨，謫戍江西，越數月召回釋之。尋擢修撰，升侍講，坐事降監察御史，受宣宗知，超為工部右侍郎，往諭交址黎利，以利設女樂不悅，盡碎其飲器，黎懼，遣使馳謝。尋提督陝西屯田，受指揮傅敏等金銀器貂鼠皮，事覺論絞，追贓入官。未幾，蒙恩宥，充為事官，再往陝西，賜之敕曰：「爾不能治身以取罪，朕特屈法以伸恩，宥而復用，仍往總督，遇有訴訟，重則付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御史究問，輕則量情責罰。」汝敬甫脫死囚，遽膺重任如此，且巡按御史尚承受撫臣詞狀如屬吏，亦可廢祖宗時制度。汝敬撫陝未幾，又以妄引例復職坐斬，屢疏稱枉；英宗甫即位，令再獻，以在陝有勞，宥死，戍赤城衛；再起，又以原官撫陝西，以老罷歸，卒於家，訃聞，與祭葬如例。按敬一坐斬，一坐絞，兩謫戍，又以貳卿善去，得飾終之典，遭際亦不常云。兪州奇事云：汝敬為吉士時，曾充刑部吏，又謫戍交址，果爾，則更奇矣。汝敬曾為侍御，為於謙所戲，局之空空，命賦詩三十韻始啟之出，俄頃詩成，蓋才而不羈士也。

#### ○司道

【監司創勢家】蘇松兵備廣平蔡國熙，華亭徐相講學高足也。既應高新鄭幕，百方窘華亭，沒其產，戍其子。時陸五臺太宰以卿士居家，與蔡同侍講席者，曲為排解，屢以門牆誼動之，蔡曰：「吾此舉正深為相公也，不如此徐氏不安。」同時有嘉湖兵備無錫張子仁，吾郡吳少參紹同年也，紹為太宰鵬仲子，兄弟凡五人，每詬置之曰：「吾儕俱曳白，若安得獨叨甲第。」少參不堪其凌，訴之兵使，時太宰居鄉，頗縱其舍人子為不法，張乃法繩之，長公為郡伯者，日扶服頓顙於邑令，禾郡為諺曰：「有眼不曾見，太守跪知縣。」士紳輩尤其已甚，張曰：「吾此舉深為太宰也，不如此吳氏不安。」兩事俱在一時。松嘉又接壤，刁詐四起，鼠狐縱橫，閭巷鼎沸者決歲，華亭幾欲投繯，吳太宰父子不勝忿，相繼死，迨蔡斥去，張調任方解。二公即真為兩家造福，無奈當之者難堪耳。

吳公偶病不出，先人往候，談於榻前，時正苦久雨，忽問曰：「君居鄉間，農人皆得計矣。」先人以愁霖妨穡事為言，吳曰：「不然，吾謂鄉村刁頑，正將借此為圖賴租債地耳。」先人大駭，謂身一品，富一郡，何出此語？是且不久矣。未幾禍發，逾年謝世。

#### ○士人

【周解元淳樸】周用齋汝礪，吳之崑山人，文名藉甚，舉南畿解元，久未第，館於湖州南潯董宗伯家。賦性樸茂，幼無二色，在塾稍久，輒告歸，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強留。微及龍陽子都之說，即悲怒變色，謂此禽獸盜巧所為，蓋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素念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納其莖，夢中不覺歡洽，驚醒，其童愈鬪之不休，益暢適稱快，密問童子，知出主人意，乃大呼曰：「龍山真聖人」，數十聲不絕，明日其事傳布，遠近怪笑。龍山為主人別號。自是遂溺於男寵，不問妍媸老少，必求通體。其後舉丁丑進士，竟以好外，羸憊而歿。

【沈祖量】吳中才士，好為小令，不過閨奩煙粉中語。吾友沈祖量同生贈妓作一詞，末句云：「任他百般打罵百般羞，也只是書生薄福難消受」，余謂柔情亦吾輩佳事，何至卑下委媿乃爾。此君雖有才名，其如風雲氣短何？沈未幾以貧鬱早世。

#### ○婦女

【命婦以妒受杖】禮部致仕左侍郎楊宣妻王氏，素妒悍，杖殺侍婢十餘人，宣不能制。東廠上其事，命逮治，刑部擬贖如律，宣則贖杖仍致仕。上曰：「王氏雖命婦，例應納贖，但肆意殘酷，仍命刑部杖之五十，使知所儆。」此成化末年事也。此例若行於今，足使士紳之妻慚懼不敢恣，但恐貴臣如楊宣隱忍不敢發耳。

宣直隸新城人，進士起家，天順初為御史，時更化之初，宣建白多可採，上日屬之，立拜鴻臚少卿，歷憲宗朝，甚被眷注。上作連環詩以賜之，以今官致仕歸家。後妾生子，匿之鄰家，其妻又來搜之，不獲，子始得全，此其妻被杖以後事也。宣至弘治十年始卒。弘治十一年泗州知州許弼妻孫氏，妒妾朱氏有娠，以藥毒之，不死，用鐵椎擊其腦，朱懼，自縊死，復以石壓其腹，羊毛塞其口鼻，以棺載出復活。事發，上命杖孫氏八十，離異。

宣德六年，御史傅敬妻毆妾，中其要害，妾自縊死，當治罪，有司以敬妻曾受封為疑，上曰：「婦妒已是惡行，況以妒殺人，其惡甚矣。」命罪之如律。成化十二年十月，朝審諸囚，有毆妻死者，坐抵償。時禮部侍郎尹直獨曰：「人以無子娶妾，遭妻悍妒，毆之，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世之妒婦長氣矣。」眾翕然書可矜，遂得不死。

元太宗時命婦人有妒者，乘以驛牛徇部中，論罪，即聚財為更娶。

【南和伯妾】僧官常琇者，拜故南和伯方瑛為父，因與修武伯沈煜等交好。琇至各家飲，俱設妓樂，比更衣，即與妓亂，又通瑛妾，為其徒所告。詔下錦衣衛獄，以琇奸義父之妾，杖一百，充鐵嶺衛軍，煜停祿帶平巾閑住。又御馬監左監丞龍閏，娶方瑛妾許氏為妻，事發，上命離異，閏送司禮監治之。彼瑛生前屢為大帥，頗著勞績，而身後姬侍，或耦妖禿，或配淫闖，俱徹聖聽，亦可笑矣。此俱成化年間事。

#### ○畿輔

【元夕放燈】永樂七年正月十一日，欽奉太宗文皇帝聖旨：「太祖開基創業，平定天下，四十餘年，禮樂政令都已備具。朕即位以來，務遵成法，如今風調雨順，軍民樂業。今年上元節，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這幾日官人每都與節假，著他閒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緊的事，明白寫了封進來。民間放燈，從他飲酒作樂快活，兵馬司都不禁，夜巡著不要攪擾生事，永為定例。恁官人每更要用心守著太祖皇帝法度，愛恤軍民，永保富貴，共享太平。欽此。」又宣德二年正月十二日，欽奉宣宗皇帝敕諭文武群臣：「朕恭膺天命，嗣承大位，仰惟祖宗創建守成之艱，夙夕兢惕，一遵成憲以撫天下。賴上天垂佑，海宇清平，雨暘時若，年穀遂成，嘉與臣等共享太平之樂。今歲維新，上元屆節，特賜百官假十日，凡有機務重事，封進來聞。在京軍民如故事張燈飲酒為樂，五城兵馬弛夜禁，但戒飭官員軍民人等不許因而生事，違者罪之。永為定例。欽此。」以上二例，皆載在令甲，每至年終，禮部上疏援引前例請旨，許來年歲新正民間放燈凡十晝夜，蓋比之宋初錢俶買宴增三日之外，又展二日。自永樂七年己丑至今上明年三十五年丁未，恰已一百九十九年，四海承平日久，輦下繁富百倍，外方燈市之盛，日新月異，諸司堂屬，俱放假遨遊，省署為空。惟辰、戌、丑、未年系入計定期，吏部都察院官及朝覲外吏舊皆有禁，而微服私觀者仍不乏也。其時南宮試士，大半鱗集，呼朋命伎，徼

夜歌呼，無人訶詰。至若侯門戚里，貴主大璫，則又先期重價各占燈樓，尺寸隙地，僅容旋馬，價亦不貲。初至京師者駭歎嗚呼，正如宋汴京「春如紅錦堆中過，人似青羅幙里行」，真太平佳話也。余兒時目睹繁華，至今入夢，聞近年亦稍稍減舊觀。蓋聖主遊幸漸稀，而鼇山之設久已停止，亦事理使然。按，文皇帝朝正用官妓，至宣德二年尚未有顧佐之疏，是時朝臣退食俱得擁娥黛為娛，則燈樓之盛，尤為奇豔，士生斯世，抑何多幸。近偶與黃貞甫談及官妓，余謂若循唐宋及國初故事，則公輩真神仙不如矣，時黃以外吏詣部候考選，乃振聲曰：「不可，不可，果如兄言，則曲中佳麗俱為吏部科道所據，其與吾輩周旋，必麻瞎跛禿之屬，令人益不堪耳。」為之大噓。

宣德四年正月朔，特賜文武節假二十日，元宵夜召群臣悉赴御苑觀燈，至五年八年亦然，此又系特恩，非常例也。

【內府畜豹】世宗初年革內府鷹房，諸鷹犬令放縱幾盡矣。至嘉靖八年。鷹房內臣又以祖廟獻新，奏請存留，蓋以禋祀大典嘗上仍谿壑其中也。上嚴旨不許，且命禮部查議獻新時物以聞。禮部言宗廟獻新及奉先殿歲薦品物，不過鹿、雁、兔、豬、鵝、鴨、雞等物，載在《會典》，掌之太常，後因畜有鷹犬，或間以奉薦，然非例也，請一切罷之。上納其言，遂依《會典》罷去。至嘉靖十年，兵部覆勇士張升奏西苑豹房畜土豹一隻，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歲廩二千八百石，占地十頃，歲租七白金，其實皆典守內臣侵牟，請量留勇士四十人，餘還營差操，仍令該監核其奸利以報。上從之。按，內廷鳥獸之畜，所費不貲，舉一豹而他物可知矣。余近得游苑中，見虎豹之檻者，及牡牝白額之在虎城者，不可枚舉，嗚呼大官之奉，皆民膏血也。

【建酒樓】洪武二十七年，上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命工部建十酒樓於江東門外，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至是皆成，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於醉仙樓，而五樓則專以處侑酒歌妓者，蓋仿末世故事，但不設官醞以收榷課，最為清朝佳事。宴百官後不數日，定正蔡氏《書傳》，上又命宴博士錢宰等於新成酒樓，各獻詩謝，上大悅。比書成，賜書名曰《書傳會通》，命禮部刊行天下。按，上初觀蔡氏《書傳》日月星辰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他注與鄒陽鄒季友所論問有未安，遂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翰林致仕編修張美和、國子致仕博士錢宰、致仕助教靳權、教授高讓等共二十七人俱遣行人馳傳徵至。上命學士劉三吾總其事，開局翰林院，禮遇諸儒甚厚，至御制詩以賜，命之屬和，及其歸，又賜宴，馳驛而還。以修書鉅典，而令之歌館為歡，非開天聖人，無此韻致，但鄒季友者何人，致勤高皇葑菲之采。至永樂二年，又有饒州人朱友季獻《書傳》，攻程朱，文皇命杖逐之。其人同生一地，姓名又相似，其為一人二人，未可定也。

【禁歌妓】太祖所建十樓，尚有清江、石城、樂民、集賢四名，而五樓則云輕煙、淡粉、梅妍、柳翠而遺其一，此史所未載者，皆歌妓之屬也。國初臨川人揭軌以舉明經至京，宴南市樓，有詩云：「詔出金錢送酒壺，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醕。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襲舞裙紆。繡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則知不第儒臣錫宴，即舉子亦叨聖賜高會其中矣。今南市樓雖居六院之一，而價在下中，第為商賈所游集耳。至宣德中以百僚日醉狹邪，不修職業，為左都御史顧佐奏禁，廷臣有犯者至褫職，迄今不改。好事者以為太平缺陷，遠遜唐宋，但唐以宜春、教坊二地為內廷供奉之所，如阿布思妻為女優之類，非士大夫所得游，至季年而翰林學士亦得闖入教坊，此僖宗以後事，非盛世之舊也。惟藩鎮軍府例設酒糾以供宴享，名曰營妓，其知名者如薛濤、劉采春之屬，而京師則無之。宋世朝士各有家姬供客，若官妓不過州郡守倅應奉過客及佳節令辰侍觴侑酒，與之狎者仍有厲禁，如秦弱蘭之制使臣，王宮花之誘勘吏，及南渡大儒之坐唐仲友，皆是物也。則顧佐一疏，保全士人實多。

今人但知金陵十四樓，而不知有十五，蓋因續建五樓，其一偶失其名耳。

【安樂堂】禁城北安門外有安樂堂，為永樂十五年所建，以處工匠之疾病者。近來則與工匠無涉，惟內臣卑秩無私宅可住、無名下官可依者，遇疾且殆，即徙入此中，以待其殞，且樽送淨樂堂焚化，不欲以遺骸汚禁掖也。其中或氣未絕，稍能言動，尚為攤錢博塞之戲，爭勝嘵嘵，聞者歎笑。

內廷宮人無位號名秩而病故，或以譴責死者，其屍亦傳達安樂堂，又轉致停屍房，易朱棺再送火葬。其有不願焚者，則瘞之地，亦內中貴嬪所舍焚冢也。

【門宮不避諱】今禁城北門名厚載，即玄武門也，相傳已久，但二字俱犯世宗、穆宗廟諱上一字，上下通稱不避。又如今上皇貴妃鄭氏所居宮名曰翊坤宮，上一字即今上御名，何以銀榜高懸而內外所稱、章疏所列，俱公然直呼，恬不為怪，亦無一人議及之者，此等事俱不可解。

【淹九】京師正月燈市，例以十八日收燈，城中遊冶頓寂，至次日都中士女傾國出城西郊所謂白雲觀者，聯袂嬉游，席地布飲，都人名為耍煙九，意以為火樹星橋甫收聲采而以煙火得名耳。既見友人柬中稱為淹九，或云燈事蘭珊，未忍遽舍，取淹留之義，似亦近之。既得之都下耆舊則云：全真道人丘元清，以是日就闖，故名闖九。丘初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以張三丰薦為五龍宮住持，有司又以賢才薦為御史矣。上以二宮人賜之，丘度不能辭，遂自宮，今觀其遺像，真儼然一軀也。後轉太常卿，封三代，歿於京師。丘之事跡甚著，但自宮之日月不可考，然京師是日，不但遊人塞途，而四方全真道人期而集者，不下數萬。狀貌詭異，衣冠瑰僻，分曹而談出世之業，中貴人多以是日散錢施齋。聞京都無賴亦有趁此時腐其童稚者，則闖九之說亦似不妥。全真有南北二宗，起於金海陵王中孚，其後有譚、馬、邱、劉之屬，其教始盛，大抵以收攝精氣為主。今並陽具去之，不知何以謀長生也。京師自此日後，冠紳閭閻尋春選勝，繼以上冢踏青，寶馬鈿車，更番雜沓，競出西園，水邊林下，壺榼無虛日，至端午射柳南郊，而游事漸歇矣。

魏文帝《典論》云：左慈到，人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今觀丘元清事，則嚴峻不為謬妄，而魏文之論失之矣。

○風俗

【契兄弟】閩人酷重男色，無論貴賤妍媸，各以其類相結，長者為契兄，少者為契弟。其兄人弟家，弟之父母撫愛之如婿，弟後日生計及娶妻諸費，俱取辦於契兄，其相愛者年過而立尚寢處如伉儷。至有他淫而告訐者，名曰娶奸。娶字不見韻書，蓋閩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相抱繫溺波中，亦時時有之。此不過年貌相若者耳。近乃有稱契兄者，則壯夫好淫，輒以多貲聚妾首韶秀者，與講衾裯之好，以父自居，列諸少年於子舍，最為逆亂之尤。聞其事肇於海寇云。大海中禁婦人在師中，有之輒遭覆溺，故以男寵代之，而酋豪則遂稱契父。因思孫恩在晉，以諸妓妾隨軍，豈海神好尚亦隨古今變改耶？但契父亦有所本，嘉靖間，廣西上凍州土知州趙元恩者，幼而失父，其母尚盛年，與太平陸監生者私通，久之遂留不去，元恩因呼陸為契父，事之如嚴君。其尊稱與閩寇同，第其稱謂之故，大不侔耳。

南宋王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僧達與之私款，後欲逼留之，避不住，乃於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殺之。男色之嗜，至不避族屬尊卑，且行兇忍如此，亦閩俗之祖歟？